# 正蒙會稿

# 正蒙會稿卷之三

## 至當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所行合宜也此非道得於已者不能[illegible]德百順者無往不順也其爲吉孰大焉故謂之福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其至當之謂乎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百順之謂乎然必先有至當之德而后斯有百順之福故德爲福之基而福乃德之致也無入猶無往也無往而非百順故君子所樂在得其

道而已得其道斯至當也至當則不患乎不百順矣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理而曰天下者蓋公共之謂也此理之在天下非此有而彼無所以曰天下之理然人皆知有道德而不知道即循此理之謂德即得此理之謂也循謂率之也日用之間惟理是循猶周行之必由也德則躬行此理而有得於心耳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者易之所言易簡之善本謂易知易從合乎人心之至德張子引之則以為道德之所以為道德初非遠且難者此

而已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仁智固皆德之謂然仁自仁智自智不見其爲大德惟仁智合一渾然全體而後爲大德曰敦化者此德厚且化也惟厚且化所以小德之流靜深有本而時措之宜也張子引中庸之言而以聖人明之如此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大者既不踰閑而成德器之美則小者自不滯而有所拘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凡性質可有謂一身之間耳目口鼻聰思明之類皆性質之可有者而爲德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者久而無窮也昔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則非日新矣謂之德且不可況盛德乎惟是久而無窮所以謂之盛德焉過者無心之失也人非堯舜安能無過但一有之根株悉拔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或曰知之細爲句謂其人不麄疎非纖悉曲折之必察者不能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天地之塞吾其體故能以直養之使其氣盛大流行而無害焉則與天地合德矣日月之明容光必照故能大明無私使其遠近大小而一視焉則與日月合明矣存神過化與天同運則與四時合其序日用云為酬酢惟時則與鬼神合其吉凶夫如是然後能無方體而聖矣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惟蔽於有我之私是以不能相通人自人天地鬼神自天地鬼

神而有方體矣今既相合而無彼此之分又何私之可言哉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記篇有禮器禮運禮器者以禮爲治身之器也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故藏諸身則自用無不利也禮運謂禮之道體也語其

達也而禮器則禮之器用也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然禮器有大小焉能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矣蓋禮之大者既成德器之美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而又何小者之足泥哉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旨如此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禮器大備則盛德也釋回增美措則正施則行外諧而內無怨人歸其仁神歆其德蓋脩性之道而非小

成者也禮運則化矣若發皆中節無一而不得其所

則樂亦無不至而樂在其中焉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

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

具於性分之内是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反

諸身而此所備萬物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

然則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未能如王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平天下脩巳

以安人脩巳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慊於天下

玉温潤而栗然德之譬也書曰温而栗正此如玉之謂德不能如玉則內不足以成德外不足以宇天下故君子以成德爲貴焉論語謂脩己以安人脩己而德成如玉則自然有安人之效不然雖近而妻子不可行矣況可敵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不求於人即不慕乎外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仁道雖至大然施之有本近而譬諸身己欲立也達

也而推以及人使亦立焉達焉則求之之方也必欲
博施濟衆達之天下施之無窮四海九州老安少懷
無一物不得其所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弘其道弘
謂廓而大之以其至極也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制行以己即爲仁由己之意然人能知其非所以同
乎人則雖師亦所不讓矣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物即人也凡所行事必欲人同乎己則同在人而異
反在己矣必欲人以己爲是則是在人而不是反在

已矣蓋已之所行𦔳同焉人必無異之理苟是焉人必無非之者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殊方異域然其志則初無不同惟能通天下之志知其無不同然後能以我之心感彼之心而無難焉聖人心同乎人廓然太公物我無間能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和平天下莫大於感人心蓋天下和平此聖人之極功也然以感人心為盛亦可見感之道大矣曰和平者無乖戾無反側也

道遠人則不仁

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則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而人不從矣此所以爲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易不難也簡不煩也本易文謂乾坤之德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也此則謂天下之理不過易簡而已如中庸是也夫豈有高遠難行者哉但人不得耳苟易簡理得則聖賢矣何幾之難知幾者動而未形有無之

間也知幾然後經可正經常也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爲天下之達道者乃生民之大經也然惟易簡理得而知幾則不素隱行怪而此生民之大經可正矣大經既正則不必他求而道即爲前定事即爲豫立而日用之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則欲利用安身者其於此大經是正乎曰利用則不疑其所行之謂也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經即前天下五達道爲生民之大經者是也以其出於天所以又謂之天經焉性天經者即先以此大

經是正由利而安行之既久與性一也知此則居仁由義而禮義行矣使不先正乎經則道爲未定事爲未立失其序矣尚何禮義之能行哉此易所以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也父子君臣上下正天經之謂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一事之仁固仁也若能通極其性則舉全體皆仁矣然仁者靜故仁通極其性則自然涵養有定而靜且安安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知謂吾心之所知

人於義非不知但不能致行耳若能致行其知使義

極義而不徙知焉則能盡文而動以變盡文者不截

然而動從容中禮之謂即所謂禮以行之也如此而

動豈有不變者哉變以物從而變爲義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

者於義或害

流於義義勝恩也故反傷乎仁過於仁恩揜義也故

反害乎義然仁曰體者仁義相爲體用仁爲義之體

而義乃仁之用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張子引之以為安於仁者蓋惟安仁之人心與理一所以隨寓皆得為子而孝為臣而忠初不易其所守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所遇者隨寓皆得不擇地而安也敦仁於所遇之中而心依於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也然仁者愛之理既安所遇而且敦仁所以愛有常心周流無間天下之物皆吾度內而物被常愛矣使非敦仁則愛安能有常其曰物被常愛亦不必達而大行為能然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

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暍者傷熱者也武王救暍正此所謂暍者也大海無潤因暍者而有潤以見至仁無恩因不足者而始戴其為恩也天地聖人皆至仁者也天地生萬物聖人育萬民皆曷嘗以為恩樂天樂天理也安土即所居而安也不累於物如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皆不累於物之謂也然則至仁於人何嘗有恩哉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

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愛人者人亦親愛之大而戴之如父母元后小而親
之如兄弟骨肉何身之不可保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謂隨所寓而皆自得也人而如此蓋所達者大
也大而達至於天則成性成身而聖矣成性仁與性
一也成性斯成身然非聖為不能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天即理也上達則心與理契故樂而不怨下學則惟
知治已故不暇尤人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

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

吉凶悔吝皆來物也若不能前知則所行未免猶豫

而用不能以利矣死生鬼神皆晝夜也若不能熟知

則於理爲有間而未足以樂天矣聖人成其德者湛

然肅然使物欲之不萌則至誠如神而與天爲一矣

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

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

自不見其能也

有仁聖之實而自謂不能所以爲眞能若所能不過

於人以已之長方人之短而與人爭能或以已之能病人之不能此皆小焉者也大則與天地合德有若無實若虛自然不見其能矣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君子之道豈但粗及有象而實達諸天耳天即形而上之理也故雖聖人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而亦有所不能者也若夫夫婦之智則就居室一事而言此則淆諸物者也故大人有所不與蓋謂其智不於此稱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聖人於匹夫匹婦皆均稟於天也但聖人天聰明之盡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有容物無去物者天下之物皆在其度內而一視也有愛物無徇物者天下之物雖與人同行而異情也此大人與天爲一者也天生萬物雖厚薄不一然生則俱生成則俱成蓋直養也故人君代天理物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能曲成而不害

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

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才稟諸天而事業則措之天下者也然志既大則才

與事業皆充拓得去而大也富有亦大之謂志氣之

帥而氣志之卒徒也然志既久則氣亦隨之而久矣

日新亦久之謂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清謂不與人同如伯夷是也和謂與人同如柳下惠

是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金和而玉節之所謂嚴而泰和而節也何過之有知運而貞一之所謂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也何流之有天地之道久大而已故道之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與天地相似也若不與天地相似則去道遠矣

金堅剛之物玉溫潤之物易鼎卦金鉉玉鉉其義如此大抵此段猶孟子朱註謂知之明守之固節之密

樂之深之義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久以德言一而純則無間斷也故久大以事言兼之富則無偏滯也故大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學言之德而至於充實光輝之地則雖直而不絞雖方而不劌故不疑其所行也絞謂急切劌傷也蓋常情直則多絞方則多劌惟大則自無絞劌之弊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易者所行無難乾之德也簡者所行不煩坤之德也人若能知乾坤所行易簡則自然凡事循理不敢易處遇有憂患知前有險不可乘則不去知前有阻不可冒則不進也易簡貫天下之道者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故人體易簡之理而有得焉則執要以御煩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易簡故能凡事見得通透而心與理會也知險阻故所行不敢易處而理因

慮審也知幾為能以屈為伸者天下之事盡於屈伸兩端而已然屈常為伸之因惟知幾者能之論語謂君子無所爭正知幾之人能以屈為伸者也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果何爭之有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者無所爭之本也惟無不容然後能盡屈伸之道蓋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此豈狹量者所能至虛謂無我也所以無所不伸若有

物實於其中則先已後彼我伸人屈而或不伸矣君子無所爭者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屈爲伸之本能屈則無伸又何爭之有精研其義至於入神雖屈之至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故謂之交伸於不爭之地如此則利用安身而順利莫加矣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此造化之屈伸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物理之屈伸也然皆自然之常理爾知屈伸之爲自然則天下之理自不容於思慮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兵家有勝兵然所謂勝者在至柔也蓋柔斯能勝剛剛豈能勝柔哉柔者屈之謂至能勝剛則伸矣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敬斯有立而事行矣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以敬爲本故敬則行不敬則止然則敬眞禮之車也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禮之體雖嚴然其用則以和爲貴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爲仁之至而愛之極也明猶發揮也知此則徑情直行之非仁愛較然矣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誠而明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其次如大賢以下皆不可不以勉明爲事勉明謂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故必窮理致知以先明乎善使善無不精則踐履之際始無不實不然則人無從倡謂不能表率道無從弘謂不能擴充教無從成謂不能品節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則心絜清而禮明矣若少有私曲則禮昏而無得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利則不疑其所行樂者安舒自得之意安則不待勉而中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幾不可緩謂當以知幾爲急也人不知幾則豈能利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惟見幾斯不俟終日此將致用者幾不可緩也一說欲致用當不失事幾之會亦通終不若前說爲脩其在已者也從義

見論語精於徙義則過或可補而德日進於一日未

有思進德而不先徙義者也君子立多凶多懼之地

而終日乾乾進德脩業不少懈於趨時者正趨此時

也多凶多懼謂危地如乾九三之位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

前定而不疚

惟義極其精斯光明著見時動而動時靜而靜動靜

惟其時前定而不疚蓋既光明又何疚之有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

之有

吉凶生大業蓋惟有吉凶利害然後趨吉避凶人謀作而事業生矣若無施不宜畧無吉凶利害則人謀不必作而大業又何由以生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行所無事謂事得已則已不得已則不已也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易曰知崇知天蓋謂知識日進於高明則其崇如天也然何以臻此哉亦惟燕晝夜而知則庶幾矣燕晝夜謂陰陽死生鬼神之道無一之不知不明此而暗彼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及之謂知足以知此理然不以禮性之則徒知而已非己有也知禮成性謂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知禮與性合一無彼此之間也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蓋性爲衆理之源惟知禮成性則道義由之以出如天地既位而陰陽變化於其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難言謂難以言語形容之蓋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非知之至者不能故孟子於易皆不易言之不言而信謂默而識之也尚辭尚易卦爻之辭爲聖人之道者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尚辭其一也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闇然黑暗之意脩於隱謂君子立心於人所不知之地也的然明白之意著於外謂小人惟務顯暴於外也

問張子百順爲福似與祭統之說不同曰祭統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

則以孝於親爲百順張子此處既以至當爲德故百
順爲福只可作福利解不得如祭統之說也
問禮器禮運體用之分曰禮器言禮之器用也禮運言
禮之道體也語其達者謂施諸事無往不達也

作者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
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興王之道如書契罔罟嫁娶禮樂耕種醫藥學
市文字甲子曆象律呂衣裳宮室器用貨幣畫野分
州井田封建執中建極之類皆古帝王所自作非君

後世但祖述之而已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人臣罪未彰而輕去之則下無全才矣人君民未厭而輕變之則民將驚疑矣及舜而去之謂如四凶之類至舜而方誅之也然此雖似輕去輕變者殊不知堯君德於人無不容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於分有所不敢故不容不虞其始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稽衆舍已如問諸左右外朝及在野也用人惟已有
善者無不容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謂文王之德雖
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
者而亦未甞不入於善蓋性與天合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別生之生恐只如後篇因生賜姓之生蓋禮不娶同
姓爲附遠厚別故人之有生之初在所當別而類族
之衆亦所當分也孟子謂明庶物察人倫者以此或
如易之類族辨物解亦通但於察人倫字爲不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過化在舜則物來順應事過弗留也在象則爲物從而化如易德悖而化之化所覺者先解見論語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詳見中庸及孟子上下篇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

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則以瞽叟為父一則以桀紂為君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皆謂舜執中之難者蓋湯之武雖順天應人而君臣之間終有慙德此所以為難也天下有道而已謂惟賢則立之不必在人在已之分若分則不得謂之無方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干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不疑即書曰用賢勿疑也望道而必吾見亦即伊尹

豈君吾身親見之意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遺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善惡不可揜蓋簡在帝心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蹷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虞芮二國名其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見國中之人無不躬行禮讓乃感愧而歸因以所爭之田為閒

田此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際繫於天下謂三分有其二而人心歸向也四友之臣即四鄰謂文王所親近者如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以文王爲君而得此四臣爲助不亦多乎或曰四友謂折衝禦侮疏附先後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以杞包瓜本姤卦九五爻辭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大抵厚下以防中潰者

象正文王事紂之道也蓋紂惡滔天文王處此既不

欲失君臣之義又不欲自中其害故只得養民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之自至也厚下即所以盡人謀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載事也無聲無臭謂不可得而度也儀象也刑法也四句本詩大雅文王篇辭張子釋之謂人取法文王當冥契天德亦如天之無聲臭可象而萬邦自孚信

之也神而明之借以證冥契天德也不以聲色為政者不假乎聲色之末也不革命為有中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嘿順帝則即所謂冥契天德也蓋上天之載惟文王為能默契而人所當儀刑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可願者願為之事也可欲者欲為之事也雖聖人之知亦有此可願可欲之事然於所不能亦不過盡其

才以勉焉而已如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傳施濟衆脩已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皆於可願可欲之事而有所未能也抑豈獨聖人爲然哉人皆能有願有欲也但不能窮其願欲耳窮猶極也謂所願欲不能皆遂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八士見論語冨蓋多之謂

重耳嬈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嬈

重耳晉文公名嬈而不直所謂譎而不正也小白齊桓公名直而不嬈所謂正而不譎也其辭見論語及

春秋左傳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魯周公之後其政之弊不過典章廢墮馭法者非其人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至於道矣齊太公之後因管仲之相制國爲二十一都不立卒伍脩甲兵作内政而寄軍令以求速得志於天下所以併壞其法必再變而後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邪

晏嬰齊臣明於此而暗於彼是亦天限量也故謂之
命
山楶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爰居鳥名餘見論語是皆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所
以同歸於不智謂用心不明也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
不興僑之病與
使民義教即寓於其中故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
毋能愛人則人皆仰之也故不害使之義蓋義有剛
斷之意雖與愛相反然亦相爲用此皆子產之可稱

者也若夫禮樂不興則其病耳僑子產名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
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
之所賤矣
忘其勢者獻子自忘其勢也忘人之勢者五人忘大
夫之勢也蓋惟不資人之勢而利人之有然後能忘
人之勢若五人者一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
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
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社稷論語朱註猶云公家此云事社稷之臣是主事神而言也

問堯得以厚吾終舜不敢不虔其始曰四凶之罪在堯末年舜居攝之時堯君德四凶之罪未彰故堯包容他至終其身舜臣德四凶至此惡已顯露故卽位之初卽誅之者所以虔其始也然所謂誅亦止於流放竄殛耳此又可以見舜之恤刑也四凶之名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恐未然

問文王不聞亦式似是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曰文王

性之之聖不假恐懼還當從本註爲是

問別生分類書傳謂生姓也別其姓族使相從也先儒又謂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如何

曰書序恐無據

三十第十一

三十𦋐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𦋐於禮者成德𦋐之美於禮也非強立謂以禮自然

而立非矯揉也精義致用者理明而後見諸用故以時措之而皆不疑其所行也窮理者窮天下之理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以知言也盡性者盡吾心本然之全體居仁由義以行言也至命則與天命脗合爲一矣然不曰至而曰知者蓋聖人謙退之辭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觀子貢所謂綏斯來動斯和亦畧可見也聲入心通謂耳之所聞無非道理不思而得也與天同德者與天同一至誠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所謂誠者之事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日益而不自知謂不覺其進也學行習察異於人謂聖人學而行習而察與他人學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者不同也化而知裁如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之地漸進不已皆化也然惟聖人知其十五如此以至七十如此而裁之也是豈非進德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窮理盡性解見前與天地參者謂聖人至命耳順成

位乎其中也意必固我四者皆私意天地大公而已故絶此四者不累於私小然後天地之化可裁不夢周公知其道終不行也然惟從心不踰矩老而安死者能之若老而猶夢則心爲踰矩老不安死矣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從心莫如夢者夢成於心之所思也夢見周公謂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夢者所欲不踰矩也蓋聖人時行時止無所凝滯若既衰矣而猶夢之則心泥於動爲踰矩矣

爲願乎外矣爲不順矣爲不安死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辯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業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困謂有所不通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遂皆困之謂也變則變其不美之質以爲美也困而不知變則靡然流於下愚矣喻通曉也若不待

困而喻此則賢者之常困最於人有益爲德辨者困以自驗其力困而通則可辨其爲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爲非也爲感速者困而知學則憤悱奮發增益其所不能也德慧者德之慧術智者術之智疢疾猶災患即困也困於內謂舜父頑母嚚遭人倫之變困於外謂孔子不得其位也蒙難正志如遇匡人桓魋之難而處之自若也下學於困者孔子豈因困而學哉張子特借下學而上達之言以勉人也躋升也謂德日進於高明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蓋天理不外於人事孔子下學人事不捨近而求遠初無異

於人而駭於俗人何自而知哉及其自然上達而理與心契則又非人所及知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見論語從欲從其所願欲也風動如風鼓動物莫不靡然也此言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然也公旦法壞謂周公之制作廢弛也聖人生於周只得從周禮故公旦法壞欲興周道於東方使其果得邦家繼周而王則其制

度損益又豈但從周而已哉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滔滔不反謂天下之亂如水之流滔滔不反也道不遠人謂道不可遠於人若知天下無道而輒高蹈遠隱絕人逃世則遠乎人以爲道矣曾謂聖人其仁如天而忍爲此哉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者謂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

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先事先其事也事事其事也以事爲事則得食不以事事則雖有粟不可得而食矣國人不知謂不知仲尼之爲聖故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二者皆仕貧得以事事者也無從以得之謂既知仲尼之聖德備道尊則委吏乘田自不得而食之矣召不徒往者豈其得以事

事而食也若又絶之不往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矣然聖人豈不食如匏瓜者哉但欲事事而不徒食耳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不待文備而勉於禮樂則禮樂或可得而行也故仲尼甘為先進之野人必待文備而後至於禮樂則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仲尼不從後進之君子〻此亦

不慕乎其外之意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釋論語吾不試故藝之義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鳳靈鳥至謂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圖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於河中瑞謂治世之徵也文章即道之顯者已止而不行也

曾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

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

舉近者而言約也

祝史禮文之官儀章器數則其職任也近謂末事論語本謂有馬者借人乘之張子則作譬喻解矣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馬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始謂在官之初失其次謂殘缺失序也大抵此節明聖人功化之神有如此耳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

趨進翼如沒階趨進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
白日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與與謂與而又與愛君之至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如授如以物授人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用財莫非義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
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於物無畔援聖人固不絜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

祿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已甚太甚也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意與不陋之說皆與朱註不同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固也

不固蓋疾其以隱爲高往而不返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謂聖人應問雖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然其言亦必因人為變化如同一問仁也在顏子則告以克己復禮在仲弓則告以主敬行恕淺深詳畧之不同可見其知變化矣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正此所謂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不憚卑以求富謂雖執鞭賤役亦為之而不辭也然得之有命是果何益於得哉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

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夫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愛人以德故當喻於義不當及夫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夫子亦所罕言也

顔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輙貳之於後也顔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說而未見其人也

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釋不遷怒也愧於已者不輙貳之於後釋不貳過也未成未及成就結裹謂大

而未化也未見其人即未見此人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顏子有聖人之德故其出處行藏與聖人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聖脩即聖德蓋德必脩而後成故不曰聖德而曰聖脩也顏子欲一朝而至至乎聖德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蓋聖人胷中包藏許多道理須得人叩擊則庶幾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異同謂疑問之有異有同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禮樂法度皆顏子平居所習聞者故不必教之所可告者惟損益三代爾法謂治天下之法法立而能守則存於已者可久措諸天下者可大矣鄭聲淫佞人殆皆能使人喪所守故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遇有道而貧賤則耻可見隱非君子之本心然必天下有道則見若舉天下無道斯可隱耳此非聖賢不能在聖門唯顏子爲有是爾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善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

無伐善無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惟樂善故有濟人利物之心惟樂進德故無矜己誇
人之意惟樂天故成內外合一之仁內外合一者謂
仁極仁而體具用周也若止老者安之而朋友不信
朋友信之而少者不懷則仁有內外而非全體矣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
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
非交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未足盡為政之道者子路於禮樂文章小者固無不
通大者或有未盡也但以其重然諾為衆所信故片

言之間可以折獄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易卦爻之辭適能是者謂僅能折獄刑人非卦爻之盛德也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戰國謂秦楚燕齊趙魏韓也潛指顏子見指孟子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茍立人所不棄也

大祀謂享帝次祀小祀則山川以下之祀也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繭栗中天地大祀犧牲之用握尺中宗廟社稷次祀小祀之用大者

茍立雖以牛之色角言而實謂人之大節茍能自立則必見用於世矣

問耳順與天地參曰聖人盡人物之性然後能理與心會聲入心通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又從窮理來非遽然耳順與天地參也夫聖人生知安行而猶曰窮理盡性然則學者豈可不加勉也哉

問聖人罕言命張子謂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亟言朱註謂命之理微故罕言之一說人上說一從命上說如何曰惟命之理微故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也故不亟言二說相

蕪其義愈明

問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曰如以正名爲迂

及爲國以禮其言不讓亦可見也

問利用折獄利用刑人非卦爻盛德曰豐卦下體爲離

其象爲明君子體電之象適可以折斷獄情君論豐

之盛德則爲以明而動而成盛大之勢不止於折獄

焉蒙之初六利用刑人謂發蒙之初用刑不過正法

亦非爻之盛德

有德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此釋論語義能爲有者謂有德之言而我有也能爲無者謂惡所當無者而我無也故皆謂之能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行寡悔則行脩矣言寡尤則言道矣道即中庸世爲天下道之道當爲人取者言行交脩自當爲世用非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故不待來學而往教及言未及之而言皆引取人之弊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君子之志務其遠者大者所謂志正深遠也故行不

務其硜硜言不信其小者正蓋孟子勿正之正或曰

君子之志不惟正而且深遠也亦通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辭以富麗爲王則正理反爲之悔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發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舉之他皆倣此

不顧謂不顧行也規規猶切切也非義之信則信不

近義矣非禮之恭則恭不近禮矣親失可賤之人則因失其親矣君子寧爲彼而不爲此者蓋知和之爲貴而能以禮節之不流蕩忘返而一於和也此本兩章張子合而一之且謂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有未盡者皆倣此也相蠹相接也相蒙相承也挈謂提其綱維愚謂凡讀正蒙與本註不合者皆當以此例求之則自不泥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德者善之總稱然有吉德有凶德必主於天下之善

始爲德也昔者德之實行然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
善或前日爲不善今日爲善惟協於克一乃爲善也
一者善之原蓋精粹無雜終始無間通古今達上下
爲萬化之源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
息語其體則併包而無所遺者也善同歸治則王心
乃一言必主德則王言乃大然則治可不善言可不
德哉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
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導使爲德者謂上之人引導下民使之爲德也禁其

爲非謂法制禁令止其爲惡也此皆不大責望於下
愚之道也道民以言謂以言教禁民以行謂以身教
二句見禮記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則言有教矣非先王之德行
不敢行則動有法矣晝有爲者謂不可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也宵有得者謂當仰而思之坐以待旦也息
有養瞬有存謂無斯須而不操存涵養也此即大易
君子終日乾乾論語無終食之間違仁之義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

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徵證也無徵而言則民不信而且啟詐妄之端矣然
非民之罪皆吾有以致之也故孔子於夏殷之禮不
言者不足徵也而惟周之從者足徵故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便僻即足恭善柔即令色便佞即巧言詳見論語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論語曰樂節禮樂禮樂而曰節蓋不使流離相勝能
進反以為文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禮主其減樂主
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詳見

小註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侈靡者奢侈而華靡也如肥馬輕裘及食前方丈之類皆侈靡之謂宴安則以宴爲安耳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言謂抱著求卦之言卜如響者人以至誠感之則如響之應聲也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所謂嘿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是果蔽固之私心所可能哉

大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

而歸厚矣

人道有先後葢德則先禮治則先仁也歸厚謂與於

仁及不偷也餘見論語

膺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膺受觧見論語其曰象生法必效者謂未有象既生

而法不效猶未有膺受之愬而不行者也象生陽也

所以配夫膺受之方愬法必效則已呈露陰也故以

配夫聽者之已行重夫剛者剛則不爲此所蔽而行

也凡稱象稱法者象則前法則後象則輕清法則重

濁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歸罪謂歸罪於人不任其咎罪已則見過而能自訟者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恕已以仁人即能推已以及物也無怨謂非已以不欲之事施之於人乃人以不欲之事施之於已而無怨也與論語本旨不同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過與不及皆非禮之恭如脅肩諂笑是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畜有作畜止解者此則謂畜聚也聚百順以事君親

在人子則先意承志諭親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

違不但左右就養無方也在人臣則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務引其君以當道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志與意不同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人能辨此則

內能事親外能教人矣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日爲之分義不止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如爲養

與祭釣弋獵較所當為者皆分義也涉而不有過而不存謂得已即已也不然則非游之謂矣此解論語游於藝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道行則身在必出道隨身也道屈則身在必退身隨道也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重遷以遷為重而不遷也輕遷以遷為輕而必遷也有一於此皆懷居之謂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

背賊生之道也

不率教謂不循教也無循述謂不循述乎規矩而恣意妄爲也賊生即害已之生不必以敗常亂俗方爲賊生不安死謂不以死爲安而欲偷生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驕樂以驕爲樂也佚欲即縱欲之義如象箸玉盃峻宇雕墻之類是也宴樂以酒食宴飲爲樂也不能徙義謂既以此爲樂則必不能從善也蓋理欲不兩立如此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詩大雅抑之篇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朱子曰僭差賊害也張子釋之謂卽不忮不求之謂不忮者不疾人之有而欲害之也不求者不恥已之無而欲取之也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以不穿窬惻隱爲仁義者此特指仁義之一端也若謂非其有而取之爲盜及其仁如天則舉仁義之全體而言耳故仁義能擴而充之皆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

之弊斯得之矣

自養薄於人如公孫弘一布被三十年此吝而私也厚於人如何曾日食萬錢此驕而私也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無過焉亦無不及焉則稱其才隨其等而無驕吝之弊矣

罪已則無尤

知罪已則自治之不暇又何尤人之有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取困辱爲憂者不仁不義槃樂怠傲有取困辱之道也故爲可憂忘榮利爲樂者居仁由義樂天知命忘

其榮利也故爲眞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者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勇者不懼宜其輕生也然生重於貧者輕生而不安貧則其勇特匹夫耳仁者愛人宜其無可惡也然於不仁之人而疾之已甚則其仁非如天矣此皆迷謬不思者也故聖人皆歸之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孰不得反亦理也

不得反謂間有不能復擠人復侮人者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没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克勝己私而惟天理之當然者是行此復焉執焉者也所以爲賢俯仰無愧而動則天理之足法此性焉安焉者也所以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不同辟世

制以下則其人也辟世者天下無道而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所以爲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嫵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辟地者去亂國也居謂意所便安處若戀戀而不能忘則是循情而不循理所以害仁辟色者因其色之不在而辟恥故可遠也辟言者因其言之有違而辟禍故可免也辟世辟地清而速也不能辟世辟地而至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去則濁而淹也此其不同者也異乎賢者其次者聖人雖亦辟世辟地而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者則終與人不同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事君難進而易退者謂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也如此則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矣易進謂進不以禮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難退謂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賢不肖

倒置而賓主之分亂矣相表裏者人君用賢固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亦必如表記之說庶幾出處之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弓不調而求勁則其勁無所施馬不服而求良則其良何足稱故士不慤而多能所謂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可近之哉近則有害及巳矣慤蓋謹厚之稱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如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

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谷神空谷之神也空谷傳聲能象其人物而應之人物之聲高則應之亦高人物之聲下則應之亦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上竝叩以是言則應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固未嘗問以祭祀而應以婚媾問以涉川而應以侵伐也律呂之變者律有十二皆截竹爲筒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爲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則皆謂之律命呂者律

謂律以統呂猶陽以統陰其語聲清濁高下疾徐之變蓋三分損一隔八相生非若此谷神之比語聲者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而音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所行既前定則臨事不至屈折枉道以從人是多少光明又何疚之有盖大人虎變然也虎變者大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虎之變希章而毛毨也此本章卦九五爻辭張子斷章取義如此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從者順也言之德也作義則有條理矣名正則言順

即從而有條理也故人易知易從而事可成若名不

正則言不順而人不從矣所以患其爲難喻

問律呂之變曰大抵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宮爲君聲最

大而沉濁羽爲物聲最細而輕淸商爲臣其大次宮

徵爲事其細次羽角爲民聲居四者之中其數九九

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宮數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餘

五十四以爲徵徵生商三分徵數各十八上生者益

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商生羽三分

商數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餘四十八以爲羽羽生

角三分羽數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其曰變者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蓋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商之間有變宮蓋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也角徵之間有變徵蓋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也五聲爲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

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其詳具於律呂新書

有司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有司謂衆職綱網之大繩紀其衆目也惟始為政故未暇論其人之賢否必先正之謂凡事如錢穀之類必先之於彼則紀綱立而責有所歸然後考其虛實驗其勤惰若得賢才舉而用之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其不然者非惟人不附抑且在己不勝其勞矣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民之有生不能無欲然每生於衣食之不足而盜所由起也若能使無欲則自不爲盜故在上者爲政在乎足民之衣食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

衣食不見其可欲則盜自息矣所謂苟子之不欲雖
賞之不竊也此自張子之意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此即論語先之勞之益以無倦之義不愛猶不惜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
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
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
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討伐義見孟子朱註諸侯不討禮也然陳恒弑君而
孔子請討敵國不相征禮也然湯非賜鈇鉞而乃十

一征以此言之可見征討之名至周始定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内
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郊之外助謂郊外都鄙之地則行助法也餘見孟子

朱註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
亦制數而已爾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者先儒謂侈用則傷財傷財必
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

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

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固未及乎法也使無是心則

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謂法不徒行也制數猶文具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此蓋張子救弊之言察謂致詳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

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表記曰報者天下之利也應氏謂報之為禮以交際

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

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馬氏又謂君之於民時

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死斷亾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就此言之則似謂有德必酬有功必賞也率德而致謂非無妄之福由能脩德而致此報也如有功德而必報焉則善者固知勸而不善者亦知止而不為矣天下之利孰大於此此報所以為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不務報者也君子公物利於治如古聖王皆然也詩曰無德不報是也